

從無水寮走進義民祭典與傳說事蹟

撰文／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講師 梁明輝

摘要

只要居住大樹的人，幾乎都知道大樹人和萬丹人帶有世仇的關係。又只要是居住在無水寮周遭的村里，也幾乎都知道無水寮因為莊大田事件，出丁救援萬丹部眾，而與全大樹為敵的故事。

在前述與全大樹為敵的描述之下，我們不免會追究這代代相傳的故事，到底是傳說？或者是史實？筆者世居無水寮鄰庄，自幼到過無水寮大小公義民祭典現場，祭場的氛圍，常在筆者心中縈繞不去。不得不想，這大小公祭典如何安排、舉行？無水寮和萬丹方面六庄有何關係？為什麼比全大樹還要親密？又這大小公為何如此獨特？而不見於大樹其他地區？本文即想就這些問題，一一探討。

關鍵詞：義民、大小公、無水寮、萬丹、莊大田

此篇文章是由 2020 年出版之《無水寮史地文化誌》部分章節改寫而成。
投稿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



To Know the Festival of Loyalist (Yimin) and its Legendary Deeds From Wushueiliao

Ming-Hui Liang

Teacher, Kaohsiung Fongshan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

Abstract

As long as people live in Dashu, almost everyone kn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shu and Wandan with a feud. As long as they live in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of Wushuiliao, almost everyone knows the story of Wushuiliao becoming enemies with all Dashu people, because of the Da-Tian Zhuang incident, who helped many people in Wandan.

Under the aforementioned explanation, we will inevitably investigate the storie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re they legends? Or is it a fact of history? The author has lived in the vicinity of Wushuiliao for generations, and had seen Wushuiliao Loyalist (Yimin)'s ceremonies since childhood. The scenes are often seen in the author's mind. I wonder how to hold this festival?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ushuiliao and other six villages in Wandan? Why is Wushuiliao more intimate than other villages in Dashu? And why this festival of Loyalist (Yimin) is so unique? Why can't see those traditional ceremonies in other areas of Dashu?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se issues one by one.

Keywords: Yimin Festival, Wushuiliao, Wandan, Da-Tian Zhuang

- 壹、前言
- 貳、義勇公的故事
- 參、大小公祭典舉行之安排
- 肆、描繪失散的六庄
- 伍、無水寮馳救六庄原因
- 陸、大小公輪值祭典探源
- 柒、六庄義民事件的歷史背景
- 捌、結語

壹、前言

只要居住大樹的人，幾乎都聽聞過「大道公鬥媽祖婆」的神話傳說，知道大樹人和萬丹人有世仇的關係；只要是居住在無水寮周遭的村里，也都幾乎都知道無水寮因為莊大田事件，出丁救援萬丹部眾，而與全大樹為敵的故事。像這樣明明是大樹丘陵之內的村庄，為什麼寧與全大樹為敵？在此矛盾中，不禁激起吾人想要一究史實的想望。

在前述與全大樹為敵的描述之下，我們不免會追究這代代相傳的故事，到底是傳說？或者是史實？又或者有多少史實成分？筆者世居無水寮鄰庄，自幼即踩踏過無水寮大小公義民祭典現場，敵庄與祭場的氛圍，常在筆者心中縈繞。不得不想著，這大小公祭典如何安排、舉行？無水寮和萬丹方面六庄有何緣份？為什麼其關係比全大樹還要親密？而這大小公祭場的擺設、祭典的輪值進行，為何如此獨特？卻又不見於大樹其他地區？本文即想就這些問題，一一探討。

貳、義勇公的故事

自從乾隆 51 年（1786）11 月間林爽文在彰化天地會密謀起事，獲得莊大田的響應，分成南北二路。旋踵於 12 月分別攻陷彰化縣城與鳳山縣城，乾隆 52 年（1787）正月林爽文再接連攻陷諸羅、竹塹兩縣城，3 月底莊大田與林爽文又南北路合攻臺南府城。當時，若不是莊大田的手下莊錫舍陣前倒戈，差一點就攻下了臺南城。



那時，屏東萬丹地區的廣安村有一位許廷耀，原籍南安，在乾隆 48 年（1783）通過武舉人考試。許廷耀身為武舉人，聽到臺南府城久被圍困，就自行出資招募崙仔頂、鹽洲、中洲仔、菅林內、北勢頭、磚仔窯六庄義勇三千餘人，組成淡水溪東岸「南路六庄」的義民隊伍，並派令莊湊統御六庄義民，豎起大清旗號，在 9 月 27 日祭旗向臺南前進。

大軍走到第三天，9 月 29 日在接近臺南府城小南門 2.5 公里的桶盤棧（約在現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的南側位置），就遇到了前來攻城的莊大田部隊，兩軍才一接戰，就挫敗了莊大田部隊，臺南府城內的官兵從城牆上看見了，趕緊開了小南門，也帶隊出來掩護，並且對莊大田部隊完成南北夾擊，致使莊大田部隊在此役潰敗。



圖 2-1 廣安許家舉人旗杆旗座
圖像來源：高雄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2-2 小南門外的桶盤棧，截取自《乾隆中葉臺灣輿圖》

圖像來源：不著撰人，〈乾隆中葉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資料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網址：<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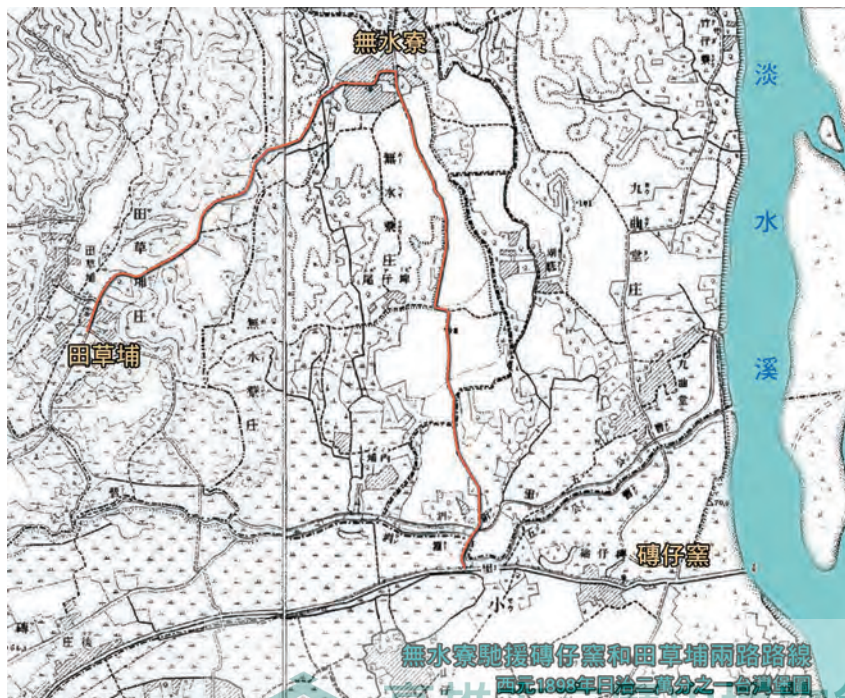


圖 2-3 無水寮馳援磚仔寮和田草埔兩路路線，截取自 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

圖像來源：底圖來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筆者標示。



圖 2-4 廣安許家許舉人神主牌座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莊大田部眾因此非常忿恨六庄義民，就假扮乞丐，偽造許武舉夫人的家書，謊稱莊大田部隊反攻六庄，將在 10 月 1 日舉事，殺盡義民家屬。六庄眾義民聽到這消息，信以為真，個個又急又氣，連夜抽兵回頭趕著救家人。於是，半走半跑趕到隔日清晨，這時，東方大武山頭已露出微微發白的晨曦，前頭部隊已到了磚仔寮淡水溪邊渡口，¹體能較弱而落後的部隊卻還在田草埔（今仁美）正著急地趕著過來。

三日到府，一暝到厝，一夜無眠無食地趕路，六庄義民已非常疲憊，並且飢寒交迫，又風聞家屬已被屠戮淨盡，只想著趕快回家而無心戀戰。就在此時，在附近以逸待勞，埋伏已久的莊大田部隊，忽然衝了出來，就像淡水溪的洪水一樣，在磚仔寮淡水溪邊截殺六庄義民，勢如蠶食鯨吞。幸好，溪埔寮、磚仔寮、無水寮等村庄義民出丁馳援。尤

1 羅景川，〈大樹鄉傳奇——無水寮庄做大小公祭祀義民爺的由來〉，《我的家鄉大樹鄉》（臺北：山林書局，2005），頁 93。

其是無水寮人，雖然當時僅有張、史、黃三姓家族，仍然分路接應南側近旁只有兩公里遠的田草埔，救了許多六庄義民，才避免了更多的死傷。此次磚仔窯戰役，六庄義民全軍十覆其九，傳說當時義民的血，染紅了整條淡水溪。

義首許廷耀回到廣安，知道中了算計，遂變賣家產三百多甲，用以撫恤六庄義民家屬。事件平復之後，當時知縣為之彙案請旌，又蒙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入奏，奉旨從優議敘，復御書「旌義」兩大字，藉以表彰義民的功勞。乾隆 53 年（1788）六月初十日，內閣抄出將軍公福康安等奏臺灣打仗出力義民議敘一摺，同年 6 月 17 日奉旨造花名清冊，送部存案，² 對有功義民各給劄付。

根據清末的《鳳山縣採訪冊》記錄義民祭，其當年盛況如下：

乾隆五十三年各給劄付，今御書猶存，該莊民挨次流交，每逢十月初二日輒設香案，高懸壇上而朝拜之。是日，梨園數十臺、酒餚數百席，土人以為義民普度云。³

這些當年參與事件的村庄，從乾隆 53 年（1788）後，每年輪流公開地在野外普祭義民，十月初二日當天就設置香案，高懸「旌義」的匾額置於壇上而朝拜。是日，梨園數十臺演戲紀念、流水席酒餚數百席，一般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都認為這是對義民的普度。

參、大小公祭典舉行之安排

乾隆 52 年（1787）發生的六庄義民事件，事經兩百多年，可惜六庄御書、劄付都已失落，現在已經無法追查。但是，六庄後代普度義民爺的遺風仍在，雖說六庄，原來以每年為小公，六年為大公，輪流於值年普祭義民爺，但是，逐年式微，還是有待振興，

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二 / 八一、吏部「為內閣抄出將軍公福等奏」移會〉，《臺案彙錄庚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00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頁 190-191。

3 盧德嘉，〈庚部·列傳 / 義民〉，《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274。

諸如有的村庄：鹽洲、營林內，都已遭受水災而遷移他處，又有的村庄雖有祭祀，困於常因人設事、年輕人外流、外來人口大量進入等等原因，盛況已不如往年，訪查也相對比較困難。

在現今的情況下，雖然說，無水寮並未被列入《鳳山縣採訪冊》的六庄之列，又依筆者的調查，無水寮在乾隆以前，僅居住有：張、史、黃三姓家族，男丁應該不多，但是依據本庄口傳，淡水溪邊磚仔窯一役，無水寮也有盡到馳援之力。又根據屏東縣萬丹鄉李明進老師的採集資料，崙仔頂因為和無水寮（含埤仔尾），有兩地居民互相遷徙移居，等於是同一群人的關係，所以原本屬於崙仔頂的義民爺祭，才分了半份給了無水寮。以致，不同於六庄每年為小公，六年為大公，崙仔頂和無水寮就自己演化成「六年一小公，十二年一大公」的輪值祭典。⁴

無水寮雖然六年輪一次小公、十二年輪一次大公，號稱有「大小公」的分別，其實兩者並無差異。反而是，一者，於每年十月初一做一般義民祭，只在自家門口擺桌祭拜；另一者，於輪值年份十月初一或初二做「大小公」，成立臨時組織並公開在野外設壇舉行大祭，上述兩者，其對義民爺的祭祀，才在規模和日期上，展現了彼此截然不同的地方。筆者記得當時應當 10 歲，在仍就讀國小之時，就曾經跟著玩伴徒步去無水寮，親眼目睹無水寮做大公，那時在無水寮南方的埤仔尾土地上，野外一大片被整理乾淨的田園，搭建了好幾臺野臺戲，記得有布袋戲、歌仔戲、皮影戲等等，又接連有好幾個架子，架子上綁起了大豬，豬吼聲此起彼落，一旁也站著拿著尖刀的屠夫。還有人指著一根高高聳立的竹篙給筆者看，竹篙最上端懸掛著一面黑令旗，隨風飄揚，說它要召來遠方的魂魄，讓神兵鬼卒在此聚集聽令。筆者當時年紀尚小，竟而留下大豬被宰殺，豬聲慘烈、血流如注，讓人驚心動魄的深刻印象。

我年幼所見，當然是比較保留著古老習俗的祭祀方式，這一段祭祀實況，幾乎可以拿來和上一節清末《鳳山縣採訪冊》所記錄義民祭的盛況相對映。現代無水寮的義民爺祭典，當然不再是如此，眼見六庄義民祭典在社會變遷的時代下，逐漸適應而轉化，為避免後人無從追查，經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總幹事張淡英先生提供資料，整理無水寮義民爺祭典流程安排如下表 3-1。

4 李明進，〈六莊義首許廷耀的義舉〉，《萬丹鄉采風錄》（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72-73。

表 3-1 無水寮義民爺祭典流程表（參考西元 2014 年祭典）

日期	工作	注意事項
農曆八月中旬	兩里里長（村長）召開籌備委員會，先推選總幹事總理一切事務，再進行任務分組組長。 ・總務組：祭典請水器材購買、水電衛生籌設、公筵場地整平、桌椅布旗布置 ・祭典組：壇面及帆布搭設、壇內擺設、牌樓搭設、輦轎班人員安排 ・金紙組：金紙販售 ・攝影組：靜動態攝影、空拍機 ・交通組：請水路徑交通安排、交通指揮 ・機動組：協助各組及請水當日器材搬運 ・接待組：六大庄香客來賓接待、記者採訪說明	召集對象：兩里鄰長、無水寮北極殿管理委員會、水寮及水安社區理事長 任務分組及組員由里長決定，各組亦應在解散祭典後，將場地復原後
農曆八月下旬	請教玄天上帝：籌備事宜、各項儀式日期時刻。並確定： ・義勇公壇：壇面寬 25 尺深 40 尺（4 格）在西側 ・上帝公壇：玄天上帝壇面 20 尺深 40 尺（4 格），兩壇前皆設馬草與水，兩壇正面對埤仔尾古道	召集對象：兩里里長、無水寮北極殿管理委員會、水寮及水安社區理事長
依玄天上帝指示日期	擇地：請玄天上帝指示時刻，依指示時刻無水寮北極殿出發，到達指定地點。 由玄天上帝點地指示義勇公壇壇位中心點，插竹做記號、由玄天上帝現場指示插旗位置	準備器材：綁紅布隻竹柱數支、案桌、香燭、金紙、水果
依玄天上帝指示日期	・安壇：請玄天上帝指示時刻，依時安壇 ・上帝公壇：中間大位 玄天上帝 ・龍邊：天上聖母、福德正神 ・虎邊：李府千歲、池府千歲 ・義勇公壇：中懸「旌義」匾，祀義勇公牌座	當日安壇後： ・玄天上帝指示：請水、送水時刻 ・向埤仔尾借旗
依玄天上帝指示日期	選爐主：兩里戶長人數眾多，分兩天擲筊	
祭典前日	前往廣安迎請天鳳壇請中壇元帥來做客	祀入上帝公壇玄天上帝龍邊
祭典當日 大公：十月二日 小公：十月一日	・06:30 玄天上帝點兵 07:00 出發 ・09:00 高屏溪請水誦經儀式（依前指示） ・10:00 請水擲筊確認英靈全到齊 ・11:00 回壇貼門聯道士誦經安座 ・14:00 誦經後公筵三圈（爐主持香爐跟隨繞場） ・16:00 擲筊 3 聖杯確認義勇公高興酒足飯飽 ・確認後燒金紙，功德圓滿，各自回家	祭典隔日，請玄天上帝送水至高屏溪（依前指示時刻），到達後請示送水、燒金紙。接著回壇，法師舉行謝壇儀式，最後進行場地復原
・請水隊伍序：開路鼓←玄天上帝輦轎←三太子陣頭←義民爺旗←甘蔗旗燈←爐主斗←副爐主請水甕 ・公筵：在野外公開的筵席。首先道士唸經讀訴文，後由五位道士引導三次繞場，其後跟隨爐主持香爐←地方官←村內大老執「嗣子世代循規祭」，將前桌香拔起插至後桌香爐，象徵子代薪火相傳		



圖 3-1 祭典各職及任務分組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2 義勇公壇：潭面寬 25 尺深 40 尺（棚架四格）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3 上帝公壇：壇面 20 尺深 40 尺（棚架四格）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4 義勇公壇在西側，上帝公壇在東側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5 義勇公壇內部：中懸「旌義」匾，祀義勇公牌座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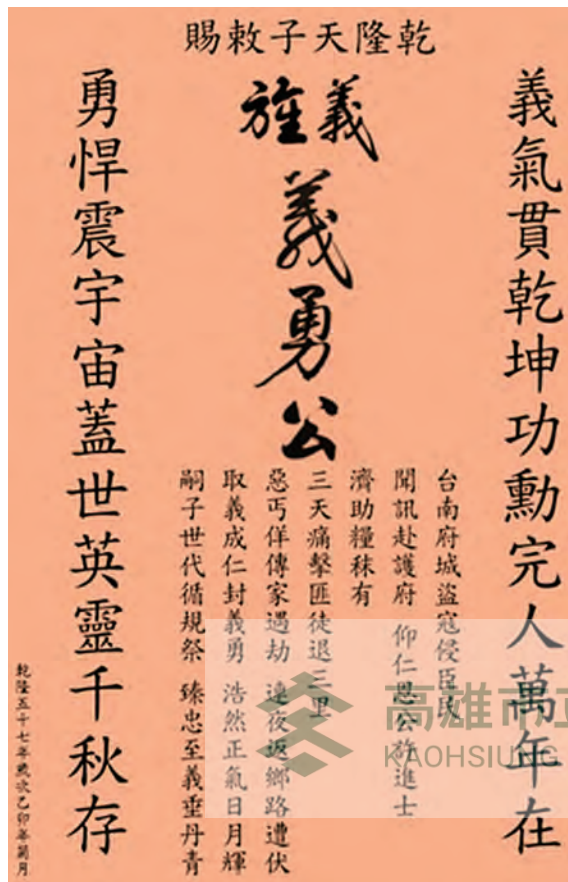


圖 3-6 義勇公壇「旌義」字版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7 上帝公壇：玄天上帝／龍邊；天上聖母、福德正神／虎邊；李府千歲、池府千歲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8 請水當日請玄天上帝點兵準備出發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9 請水隊伍序之一義民爺旗（甘蔗旗燈）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10 請水隊伍序之一爐主斗與副爐主請水甕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11 請水儀式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12 請水儀式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13 請水儀式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14 公筵繞場——道士前導其後跟隨爐主持香爐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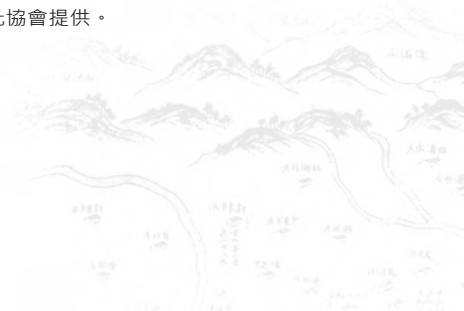
圖 3-15 公筵繞場——村內大老執「嗣子世代循規祭」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圖 3-16 公筵現場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肆、描繪失散的六庄

南路六庄義首廣安武舉人記錄：「許廷耀風聞賊圍郡城，急出家資招募崙仔頂、鹽洲、中洲仔、管林內、北勢頭、磚仔窰六莊義民勇三千餘人，立『大清』旂號，赴郡堵勦。」⁵前述《鳳山縣採訪冊》所記載共有六個村庄。這六庄指的是現在那些村庄呢？因為事隔兩百數十多年，無論是因為當初本六庄與其他馳援村庄的共同輪祭，或者，因為本六庄部分人口遷徙他庄，或者，因為本六庄全村遷移至新村里，而覆上了新的名字，又或者，因為部分村庄早已遺忘，不再舉行祭典普祭義民爺，都造成當時六庄村名與現在實施義民普祭的村里，無法核對的情況。



圖 4-1 淡水溪邊請水

圖像來源：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提供。

回頭想像乾隆末葉當時，義民既由廣安許舉人所招募，六庄理應距廣安不遠，而彼此有地緣關係的聯結才是。所以，從具有地緣關係的聯結，再參考李明進老師所提的仍辦有義民爺普祭的村里，⁶再深入調查祭典面貌來說，無水寮和崙仔頂，雖然崙仔頂口述上傳說同為「六年一小公，十二年一大公」，但是現在只有無水寮這樣辦理，並且，除做大小公要至淡水溪邊請水之外，每年的農曆十月初一，全村各家也會在門口普祭。依據筆者調查收集，可以說，淡水溪東岸現在還沒有佚失祭典傳統的村落，各村義民爺祭也都已經交由村中大廟於廟內辦理，也就是，現在都已經沒有了到淡水溪邊請水儀式。等到屆臨義民爺祭之時，村內也僅存部分有意願的人家，隨緣在門口擺桌普祭。至於淡水溪西岸各村，除無水寮大廟和全村民主動參與，保留較為完整外，其他各村除潮洲寮之外，也都交由村中大廟辦理，但相對仍保有至淡水溪邊請水的儀式。整理後排列如下：

5 盧德嘉，〈庚部·列傳／義民〉，《鳳山縣採訪冊》，頁 273。

6 李明進，〈六莊義首許廷耀的義舉〉，頁 72。

表 4-1 淡水溪六庄義民爺普祭辦理宮廟一覽

	辦理時間	辦理之宮廟
淡水溪東岸	每一年的農曆十月初一廟內做小公，並無請水	崙仔頂協元寺、磚仔窯寮慈濟宮、六塊厝和林仔內的長安宮
	每六年的農曆十月初二廟埕做大公，並行請水	頭前溪鎮溪宮、大洲超峰寺
	每一年的農曆十月初一少數人家門口普祭，無大廟辦理	北勢頭（已失祭祀）
淡水溪西岸	每三年農曆十月初一做小公，並行請水	溪埔寮北極殿
	每六年農曆十月初二做大公，並行請水	磚仔窯代天府（至今停了兩屆）
	六年一小公（農曆十月初一），十二年一大公（農曆十月初二），並行請水	無水寮北極殿（每一年的農曆十月初一人家門口仍行普祭）
	每一年的農曆十月初一各家戶至溪邊做小公，並無請水	潮洲寮（已失祭祀）

從上述資料，可以瞭解，之所以稱為「大小公」的意義。以淡水溪六庄原來辦祭典的角度來看，除了每一庄每年農曆十月初一辦小公，每六年的農曆十月初二，輪值庄更要盛大舉辦做大公。筆者推論所以普遍稱呼書寫為「公」，其實也含有內在附於祭典形式與程序的字義，一是因為普祭原有露天野祭形式的公開性，二是因為每六年一輪中輪值的庄頭要向外盛大舉辦祭典之公眾性。所以就外在之差異看來，淡水溪六庄義民祭在野外公開與公眾的普民參與，和客庄在六堆忠義亭廟堂之內舉辦，只能有士紳階級代表參與的義民祭，有著極端的不同。正因如此，這個「公」字也說明了淡水溪六庄祭典的獨特。

回頭再說，從以上這些仍存有義民爺普祭的村里，再對照《鳳山縣采訪冊》所記載的六個村庄，崙仔頂、北勢頭、磚仔窯（含磚仔窯寮）等三庄，是不變而確定的。又從地緣關係的聯結，我們也可以推定，頭前溪和大洲地方，即為中洲仔，六塊厝和曾經自六塊厝地方因水患而遷移的林仔內，則是營林內。所以，六庄中唯一不見的，只有鹽洲這一個村子，它到底在哪裡呢？

翻閱新園鄉的清代鳳山縣地方文獻，其中有四條描寫到有關新園街的源由始末，節錄如下：



新園街屬港西里。近年始設。⁷

觀音宮：……一在淡水新園。⁸

新園汛：縣東南四十里；地界淡水溪。駐防千總一員、目兵一百名。⁹

新園塘，在港西里新園街，縣東二十里，舊有營盤，同治六年被水衝壞，現租民房二間、駐額外一員、兵二名。¹⁰

配合筆者走訪新園鄉，看到鯉魚山頂十二聲頭鏢「鯉魚山傳奇——高崗亭下的聲頭鏢」碑文，內容是李明進老師主筆：



圖 4-2 新園古街夾在赤山與淡水溪間，截取自《雍正臺灣輿圖》

圖像來源：張世明撰文，《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5），頁 28-29。筆者自行翻攝。



圖 4-3 十二聲頭鏢碑文

圖像來源：筆者拍攝，原碑位在屏東縣新園鄉仙鯉路十二聲頭鏢福德祠下方。

- 7 陳文達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之二·規制志 / 街市〉，《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26。
- 8 陳文達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之十·外志 / 寺廟〉，《鳳山縣志》，頁 162。
- 9 王瑛曾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七·兵防志 / 營署（附軍廠、軍器庫、火藥庫、較場、汛塘、舖舍） / （附）汛防〉，《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195。
- 10 盧德嘉，〈丁部·規制 / 營汛〉，《鳳山縣采訪冊》，頁 145。

新園古街位於現今下淡水溪河床上，因受洪水氾濫，所以夯厝夯了三次，才搬到現今的位置，本來新園古街隔溪與烏鼠洲遙遙相望。

這一塊碑文的記載，使用上引清代鳳山縣文獻作為佐證與解讀，很清楚地勾勒出新園古街當初的面貌。原來，新園古街建街於康熙 58 年（1719）之前，原位在鯉魚山西方的淡水溪邊，與大寮區烏鼠洲隔溪相望。同治 6 年（1867），遇上溪洪，新園古街與新園汛所在土地，都遭沖崩流失，新園古街只好遷建於現今新園。

根據上引線索，我們可以從新園古街的視角切入，受溪洪沖崩的新園古街所在土地，沿著北南流向的淡水溪，其溪岸土地當然會是北南延伸而連續。所以，這一塊連續延伸的溪岸土地，除了新園古街，也可以容納新園汛營盤。新園汛營盤，是一個扼守淡水溪界，駐防千總一員、目兵 100 名，兼防放索、大崑麓、茄藤港、枋寮等塘汛，¹¹ 又駐防最盛時，有兵員 115 名的新園大汛。¹² 當然，這塊溪岸北南延伸而連續的土地，也可以再容納其他更多的聚落。

就如同，現在還找不到的鹽洲村落，就六庄地緣關係看來，當時應該也是前述這樣一塊溪岸土地上的其中一個村落。筆者再三細查地圖資料，就在現今的新園南方，有一村名鹽埔仔，在 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上，可以看到鹽埔仔的和新園，兩村落大小不相上下，現今村落北面仍有以鹽洲為名的道路和小學。這地方和新園村落一樣，仍留有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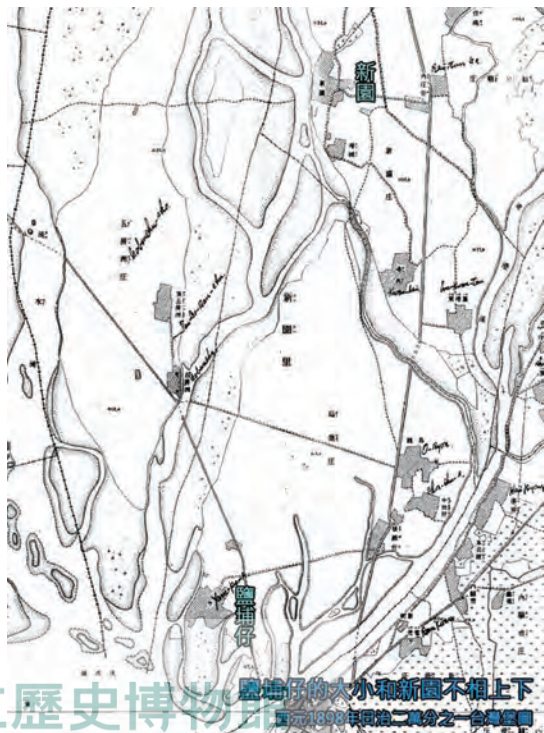


圖 4-4 鹽埔仔的大小和新園不相上下，截圖自 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

圖像來源：底圖來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筆者標示。

1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兵制／錄自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三／國朝／南路營〉，《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297。

1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二／閩浙總督程祖洛奏酌籌臺灣善後事宜摺〉，《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頁 114。

鯉魚山西方溪底遷村的口傳，這口傳祖居地就近乎重合新園古街地區，到底是鹽埔仔本身的口傳？或者因為近代人口有所交流的關係呢？

雖然，鹽埔仔現在調查並無義民普祭，也或許已被遺忘。但是，在本村鹽洲地名和新園古街地區遷村的雙重記憶下，鹽埔仔很可能就是六庄之內失散已久的鹽洲。而且，很可能如同磚仔窯與磚仔窯寮隔岸同源，鹽洲和十數年前猶有義民祭的潮洲寮，可能也頗有淵遠流長的關係。經筆者初步調查，鹽埔仔進海宮主神和潮洲寮潮龍寺陪祀神明，都有一尊水仙尊王，這水仙尊王，在鹽埔仔原先為家族中所奉拜，潮洲寮則為地方之重要神明。尤其在數十年之前，潮洲寮年年農曆十月十日家家皆備祀品，野祭於溪岸之上，祭禮近於義民祭，是地方重要信仰。這種奉拜臺灣較罕有神明水仙尊王的近似，是否也因為兩百年之前的相近地緣呢？因種種地名、遷移口傳，還有與潮洲寮信仰多重相合的關係，筆者有理由相信鹽埔仔就是六庄中的鹽洲，但這也的確值得研究者再繼續深入追查，舉出更多的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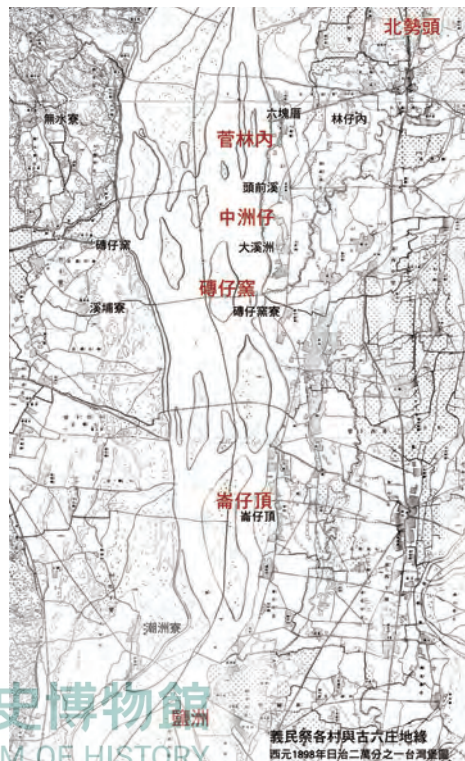


圖 4-5 義民祭各村與古六庄地緣，截取自 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

圖像來源：底圖來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筆者標示。

伍、無水寮馳救六庄原因

研讀清代地方志，對於大樹區起自朱一貴，而終於楊良斌的反清歷史，總是印象深刻。及至研究無水寮義民祭，心中總會不自然地升起疑問，為什麼無水寮甘冒與全大樹為敵的風險，而馳救六庄義民？致使無水寮與鄰近村庄的後代子孫，晚近不遠仍然互相敵視，留有男女不能相互通婚的祖訓。難道，這只是因為無水寮想效忠當時的滿清乾隆皇帝，而違背了全大樹抗拒官府的意識嗎？

這種疑問，又有來自無水寮獨特的「六年一小公，十二年一大公」作為出發點而加以追究。雖然說因為義勇出自六庄，是故大祭典原本應為六年一輪，又因為崙仔頂和無水寮同為半份，所以，兩庄都成為十二年一輪（現今崙仔頂已改變成每一年的農曆十月初一由協元寺在廟內做小公，據聞因為崙仔頂的大公份，也給了無水寮，所以無水寮的輪值年大小公辦得一樣隆重）。深一層追問，無水寮為何和相距十公里的崙仔頂同為半份，而不是和其他相距更近的任一村庄？一般採集到的說法是，因為當時無水寮人丁不多，加入了同是人丁不多的崙仔頂身分之一中，所以才兩庄對半。此說，聽起來好像圓滿了，但眼光放在當時，即使連作為路頭渡所在的崙仔頂，人丁都還不夠旺盛，其他庄頭丁數不多，

也應屬共同的正常情景。所以，此說實際上，仍然並未消除「無水寮為何和崙仔頂同為半份，而不是和其他任一村庄」的疑問。也就是說，「為何無水寮和崙仔頂同為一種身分，而不是和其他村庄同為一種身分」的疑問仍未消除。

對於歷史實象的追究，從來不應該太單面單向，在古來彼此敵視、刻板印象而又狹隘的角度裡鑽進鑽出。也不應該只是一個問題在歷史背景空泛的答案裡，進入無限循環的程序，答案不是為了安撫問題，而是為了滿足問題，得到歷史實象的追究。因此，除了在本章最後一節會再探討以六庄為主的歷史背景原因之外，針對無水寮本庄，本節將從另外三個面向來看，無水寮所以馳救六庄義民的原因：

一、傳說中的「溜府逝（liu-hú-tsuā）」

無水寮耆老口傳著，以前萬丹以南的人來往臺南，會在無水寮夜宿，這也是一種無水寮人賺錢的來路。只是，這一條經過無水寮來往臺南府城的道路，到底如何走呢？翻



圖 5-1 無水寮和崙仔頂共為半份大小公的距離
圖像來源：Google 地圖，筆者標示。

開《鳳山縣採訪冊》有幾則記載可以參考：

石壁寮山，在觀音山里，縣東二十五里，如壁削立。阿猴社往郡小路經此。¹³

厚栗崎，在觀音山里，縣東二十五里。往攀桂橋、三腳寮諸村道經此。¹⁴

崙仔頂渡（港西），在淡水溪邊，縣東十二里，縣治往萬丹經此，渡錢六文。

董事石蘊山等經理。¹⁵

道爺莊渡（港西），在淡水溪（崙仔頂渡之南），縣東十六里，縣治往潮州莊經此，渡錢六文。¹⁶

鳥鼻洲渡（港西），在淡水溪（道爺莊渡之南），縣東十五里，縣治往新園經此，渡錢六文。¹⁷

除前引文獻外，又筆者向井仔湖耆老採集到的口述也說，井仔湖是「溜府逝」經過的地方。整合這些文獻與口傳，再配合 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

《臺灣堡圖》審視，可以還原這一條傳說中的「溜府逝」。以上引之崙仔頂、道爺莊、鳥鼻洲三渡，而以崙仔頂渡，由董事石蘊山等經理，是唯一官渡，視為最主要路頭渡作為起點來說，昔日萬丹以南的人坐竹筏至大寮上岸北走，再經過琉球仔、翁公園、溪埔寮，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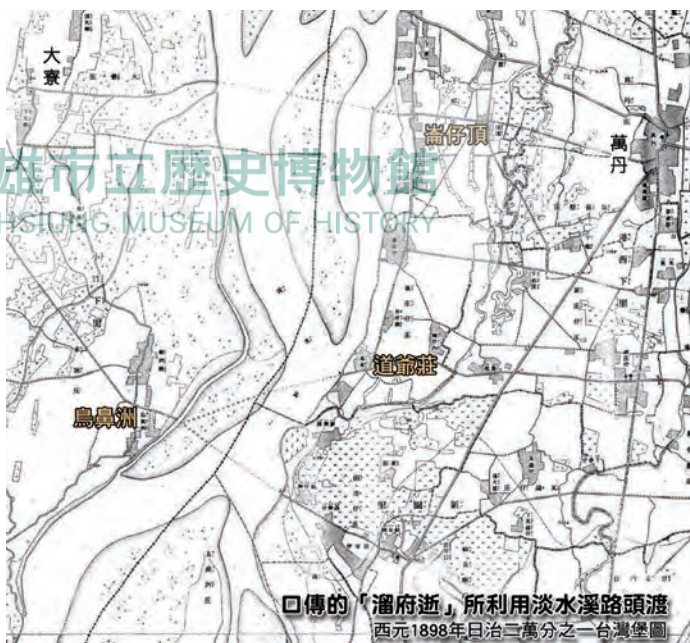


圖 5-2 口傳中的「溜府逝」所利用淡水溪路頭渡
圖像來源：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來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筆者標示。

13 王瑛曾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一·輿地志 / 山川（附海道）〉，《重修鳳山縣志》，頁 16。

14 王瑛曾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一·輿地志 / 山川（附海道）〉，頁 17。

15 盧德嘉，〈丙部·地輿（三） / 官渡（津渡一） / 義渡論〉，《鳳山縣採訪冊》，頁 118。

16 盧德嘉，〈丙部·地輿（三） / 民渡〉，《鳳山縣採訪冊》，頁 121。

17 同上註。

磚仔窯後，如果擇走大樹內山，就會經由瓦厝仔、內埔仔、埤仔尾、無水寮、井仔腳、井仔湖，再從井仔湖口走下土地公崎到仁武前埔厝，然後沿石壁寮山西麓的竹坑仔，最終從大社加蚋崎（即上引厚栗崎，今嘉誠里）到鳳山厝，接上官道到臺南。

藉這樣南北走向而且經過大樹內山的「溜府逝」，的確可以認為無水寮人和萬丹方面有了聯結的深厚情誼，所以，成為無水寮人因而馳救六庄義民，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無論從文獻或日治《臺灣堡圖》來看，經過大樹區的「溜府逝」，並非僅此一條，其他有的甚至更為寬大好走，比如：上引經過厚栗崎的「溜府逝」，也向東延伸經過大樹區反清有名的三腳寮。¹⁸ 甚至依據 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從磚仔窯之



圖 5-3 口傳中的「溜府逝」與沿線庄頭

圖像來源：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來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筆者標示。



圖 5-4 大樹腳—磚仔窯區域更多的「溜府逝」

圖像來源：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來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筆者標示。

1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平臺紀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 16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頁 26。下淡水左右，三腳寮、冷水坑、姑婆寮、三腳窟及水底寮，皆賊巢。

後，在「大樹腳—磚仔窯」區域內有更多的「溜府逝」。其中，假若不擇內山而走溪岸，必也經過同樣反清有名的九腳桶，又甚至，經過無水寮的「溜府逝」，也同樣經過了同樣反清的井仔腳。更甚至，有一條稜頂「溜府逝」，路徑沿著湖底溝東岸，可避山洪而常年可通，此路並不經過無水寮，而直達井仔腳。筆者曾經採集到的井仔湖耆老口述也說，井仔湖古早是新園方面來客夜晚投宿之地。可見，自無水寮、井仔腳到井仔湖的村落，都賺到了萬丹以南來客的借宿費用，有些道路還比經過無水寮的「溜府逝」好走。這一切都足以反證，無水寮人所以馳救六庄義民，不會只有單純交通來往，因此結下情誼或婚姻，這麼簡單。



圖 5-5 遇山洪而常年可通的稜頂「溜府逝」

圖像來源：1898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來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筆者標示。

二、阿猴林內無水寮

無水寮在圖文紀錄的第一次出現，遠在《雍正臺灣輿圖》之內，而依竹園仔張姓家族耆老的祖傳，以十二代祖推算，則張家來無水寮居住，已超過四百年，很可能在荷蘭人進入臺灣之際，或更前面的時代。所以，從原住民居住領域面向來看，根據 1684-1722 年繪製的《臺灣地裏圖》，不難看出當時的阿猴林（即現今大樹丘陵），就是當時頭插羽毛的鳳山八社原住民生活領地。就連康熙 58 年（1719）作序的《鳳山縣志》也採錄有：

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戰敗，艤舟打鼓山下。恐復來攻，掠山下土番，殺取其血和灰固舟以遁。其余番，走阿猴林。今之比屋而居者，是其

遺種也。¹⁹

如果我們再翻閱荷蘭時代的《熱蘭遮城日誌》，²⁰也記載著打狗群以愛河流域的搭加里揚社為主社，其東方屬社當時自南而北，則有：麻里麻崙（下淡水社，今萬丹、新園兩鄉交界的香社）、萬丹、大木連（上淡水社，今萬丹鄉社皮）、搭樓（今里港鄉里港一帶）等四社。我們因此當然可以知道，自搭加里揚社和荷蘭人訂立和約，隨後被劃界，而在崇禎16年（1643）被迫遷移至阿猴林以後，當時，住在大樹丘陵內的絕大多數人，都是來自打狗的原住民，而無水寮當然也是打狗群中的原住民之一。



圖 5-6 無水寮的出現，截取自《雍正臺灣輿圖》

圖像來源：張世明撰文，《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頁 28-29。作者自行翻攝。

只是無水寮，既然違背了全大樹抗拒官府的意識，實在令人無法不懷疑，無水寮是不是來自愛河流域的搭加里揚主社？不難想像當時同一個地域，阿猴林應該不只是搭加里揚主社的生活空間，當然有部分地方也可能生活有其他打狗群的人。當我們反覆思索張姓家族，在無水寮居住超過四百年，很可能在荷蘭人進入臺灣之前，即已在無水寮居住等等線索來看，著實也不得不再深入探討無水寮人，並不是來自愛河流域的搭加里揚主社，反而是否源自打狗群在萬丹方面的屬社？只是這有其他證據嗎？

三、無水寮祖先的遷移

除了張姓家族在無水寮居住超過四百年，可以確知是土生土長的打狗原住民外，無

19 陳文達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之十·外志／雜記〉，《鳳山縣志》，頁 164。

20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1-4）（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2011）。

水寮人當然也有其他的來源。從萬丹人李明進老師的地方採集中，我們可以讀到一段描述崙仔頂人的祖源說法：

乾隆時代住在阿猴林的崙仔頂，事後一部分村民搬到現今的崙仔頂，一小部分村民搬到大樹鄉的埤仔尾再遷到無水寮，因此無水寮和崙仔頂才會每六年輪流做「小公」「大公」的普祭大典。²¹

從上引這段採集自崙仔頂耆老的口述，²² 可以讀到以崙仔頂為主體，而留下的傳說。亦即認為古代，有山頂的崙仔頂，及山下平原的崙仔頂，兩地相對的呼應。雖然說「阿猴林的崙仔頂」，不僅古代文獻無錄，連大樹也從來無人知曉，但是，這也表示崙仔頂人對於古代大樹地理、祖源地名，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認知。何況，從菲律賓的他加祿語得知低山丘陵之上稱為 *burol sa itaas*，在經過外來客層層傳播而走音變化後，不僅可成為 *bu-sa-la*，也可成為 *rol-a-ta*，兩者分別近於「無水寮」或者「崙仔頂」的發音。經筆者再查萬金餉潭馬卡道語，「山」是 *bau* 也是 *lun*，²³ 音近「無」或「崙」。因此，阿猴林上面的崙仔頂，很可能就是指稱無水寮，當時就是馬卡道族所稱呼的地名。

再說，雖然康熙至乾隆時期自外移入無水寮的史姓、黃姓家族，並無在臺灣更早期的祖源地傳說。但是，咸豐到同治年間移入無水寮的朱姓家族，有著與屏東市柳仔林的親密往來記憶。又同治到光緒年間移入無水寮的許姓家族，則擁有男性祖先來自屏東縣



圖 5-7 阿猴林人（古代大樹人）的圖像，引自 1684-1722 年間繪製的《臺灣地裏圖》

圖像來源：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典藏，截圖自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臺灣地裏圖》，《開放博物館》。資料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網址：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765c166706d0735a750c35472c7045d6。

21 李明進，〈六莊義首許廷耀的義舉〉，頁 72。

22 李明進，〈六莊義首許廷耀的義舉〉，頁 73。

23 李王癸，〈第五篇 平埔族西拉雅語 / 第五節 西拉雅各地方言詞彙比較表〉，《高雄縣南島語言》，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 7（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頁 436。

新園鄉五房仔的口述。

雖然，近來筆者親自田調，仍能自崙仔頂耆老的口中，證實其兒時曾經耳聞長輩說過「阿猴林的崙仔頂」，但是，已很難像李明進老師的地方採集如此清楚表述。只不過，不僅崙仔頂人跨溪到潮洲寮和鳥鼠洲的溪埔地搭寮耕作，或者大樹區的洲仔人、大庄人過溪到冷水坑、六塊厝搭寮耕作之口述仍舊常有所聞。甚且，淡水溪東岸的磚仔寮寮耆老也口述著，有洪、黃、陳、蕭、連、盧、蔡等七個家族，在乾隆 20 年（1755）自西岸磚仔寮遷來定居的祖源故事，像這樣的傳說，現在還刻在磚仔寮福德慈濟宮正門牌樓下方「慈濟宮沿革碑」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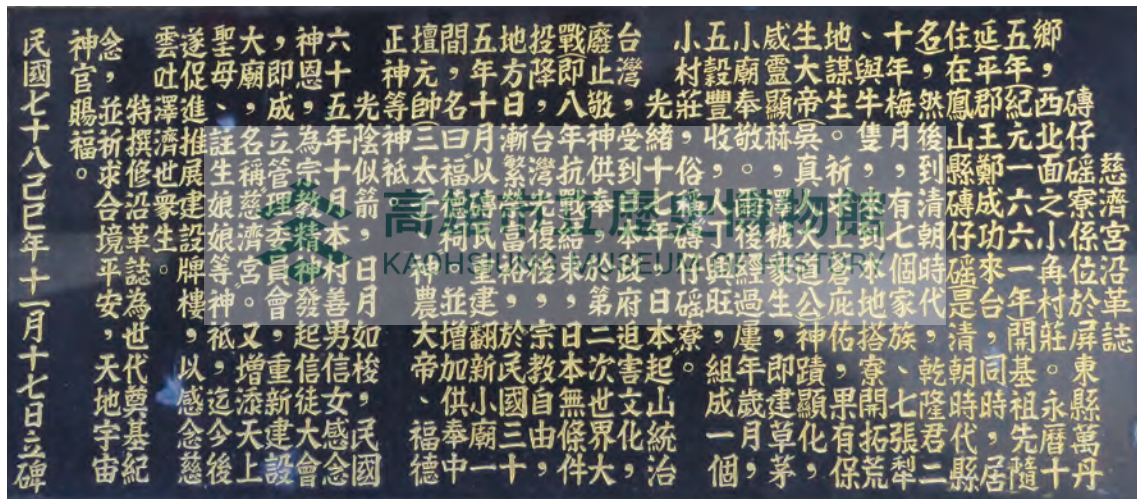


圖 5-8 磚仔寮福德慈濟宮正門牌樓下方的「慈濟宮沿革誌」碑

圖像來源：筆者拍攝，原碑位在屏東縣萬丹鄉慈濟路磚仔寮福德慈濟宮正門牌樓下方。

這些在地的實情或古代傳說口述，都在在輔證無水寮和崙仔頂輪流做大小公的背景，也幫助我們多面瞭解無水寮，甘與全大樹為敵而馳救六庄義民之多重原由。從這樣歷史與地理交織，而較為立體的視野，大概就可以看到無水寮的前世，似乎隱隱約約描繪著，來自萬丹方面打狗群攀山渡水，兩地移居與往來的身影。

陸、大小公輪值祭典探源

只要看到淡水溪東西兩岸各庄的義民普度，就會想到，它不僅與六堆的忠義亭祭祀有極大不同，尤其是以村落輪值來做大小公，許多人免不了有疑問：難不成各庄不能如同慶祝神明聖誕，或者如同七月普度的慣例一樣，每年各庄同時舉行祭典？問了一些人，有說大小公輪流做，才不會太傷財；有說各村輪流，才能聯繫各村的感情。只是這些回答猶如隔靴搔癢，無法從根本得到滿意的解釋。

這一些解釋和回答，在現今所熟知的祭典型式上，不論是傷財或聯繫感情，都能有極合適的範式可以套用。比如當今：每年舉辦神明聖誕慶典或普度，一樣很傷財；每年舉辦神明繞境的儀式，一樣可以聯繫各村的感情。都足以說明這種傷財或聯繫感情的解釋，事實上，對於各村里聚落，並不構成問題。

做大小公輪值，以筆者的鄰村無水寮來說，以十二年為期，又以其他的村子來說，也有六年或三年為期者。雖然有無水寮和崙仔頂同祖源關係，所以無水寮十二年為一輪的說法，但也有人說，六庄發展到後來有十二個村落，所以十二年一輪。但是，事實上淡水溪東西兩岸各庄也有六年或三年一輪，根本沒人追究得到，也無法合理湊對十二個村子。又雖說，以現有各村辦理義民爺大小公狀況，無水寮從來沒有間斷，保留的傳統祭典樣貌較為完整，但也無法忽略其他村里祭典的狀況。姑且不論各村一輪年數，只要不把大小公當成理所當然的人，幾乎都要問兩個問題：為什麼要做輪值？為什麼要分大小公？

翻開屏東知名學者李國銘老師的《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李國銘生於屏東縣萬丹鄉香社村，觀察分析屏東故鄉的平埔祭儀，並以人類學家觀點寫下 Ma-olau 祭典的紀錄：



圖 6-1 鳥居龍藏

圖像來源：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1996），封面。筆者自行翻攝。

烏居龍藏提到「平埔十二社」，宮本延人也提到十二社，且明白列出十二社。²⁴

Ma-olau 祭典的十二個村社，全部位於屏東平原東港溪南岸（或東岸）。十二社中有九社（赤山、餉潭、獅頭、箕箕湖、萬龍、新開、隘寮、大響營、中庄）接近潮州斷崖山腳下；另外三社（社尾、樣仔腳、九塊厝），則位於林邊溪上游沖積扇端。這十二社居民，大多是「鳳山八社」中——東港溪南岸的力力、茄藤、放索三社平埔族之後裔。²⁵

Ma-olau 祭典日期有兩日，一為農曆正月初三，另一天是正月十五。正月初三是聯庄大祭典，由赤山、餉潭、箕箕湖、獅頭、萬龍、社尾、九塊厝、崙仔（樣仔腳）、新開、隘寮、中庄、大響營等十二個東港溪南岸平埔村落，以擲筊方式輪值舉行。正月十五日，則舉行各村自己的祭典……正月初三聯莊性的大祭典，在 1930 年代廢止，最後一個舉辦的村子，是今天已不存在的崙仔。²⁶

從李國銘老師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1）淡水溪岸和東港溪南岸祭典，有幾乎一樣的聯庄輪值；（2）無水寮十二年一輪做大小公和東港溪南岸祭典，有相同的輪值年數；（3）恰巧在月初（即月缺時），舉辦各村聯合齊聚的大祭典（以下簡稱聯祭）；（4）大型聯祭之外，同樣地，各村有自己村落各別的小祭典（以下簡稱村祭）。同樣地，會令人想起排灣族的祖靈祭（Maljeveq），這一種臺灣原住民排灣族最隆重的古老祭典，古代原以三年舉行一次，後來改為五年舉行一次，所以常被稱為五年祭。



圖 6-2 康熙時代所描繪平埔族 Ma-ola。引自 1684-1722 年繪製的《臺灣地裏圖》

圖像來源：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典藏，截圖自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臺灣地裏圖〉，《開放博物館》。網址：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765c166706d0735a750c35472c7045d6。

24 李國銘，〈屏東平原東港溪南岸山腳下的 Ma-olau 祭典 Ma-olau 祭典記錄一百年〉，《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2004），頁 217。

25 李國銘，〈屏東平原東港溪南岸山腳下的 Ma-olau 祭典 Ma-olau 祭典記錄一百年〉，頁 222。

26 李國銘，〈屏東平原東港溪南岸山腳下的 Ma-olau 祭典 Ma-olau 祭典記錄一百年〉，頁 227。

又以一年一度於8月份舉行的泰武鄉聯合豐年祭為例，參加祭典單位有佳平、佳興、平和、萬安、泰武、武潭等六個部落，而以佳平為常設聯合豐年祭之主辦部落，據筆者祭典現場探訪得知，各村在參加佳平之大型聯合豐年祭之後，也要回到各自的部落，再舉行一次各自部落內的較小型豐年祭。



圖 6-3 加匏朗平埔祭典 Ma-olau

圖像來源：筆者拍攝。

以屏東縣的東港溪南岸平埔群為主，一直看到山內的排灣族，可瞭解屏東平原到山內的大祭典，年數相不相同並不是主要，而是以各為固定的年期舉行一次為重點，其型態又以大型聯庄祭和小型村祭為特色。但是，東港溪南岸的大祭典，又另行聯庄之輪值，更為特點。這些類同與巧合，在各村落各輪數年一次舉行的大型聯祭與每年一次的小型村祭之下，令人不得不想起大樹區阿猴林，古代就是打狗群生活的領域，也想起無水寮與萬丹鄉崙仔頂同祖源說法的遷居住來，²⁷又想起下淡水社在萬丹與新園交界的地方，向著東面偏南的隔鄰地帶，就是所指東港溪南岸諸社。這些資料，這些巧合，還有古今族群的承續關係，猶如歷史的醇酒，在在都令人沉思而深深陶醉。

但是，這樣輪值的祭典是否等同臺灣其他的神明輪祀呢？姑且不論臺灣其他地方的神明輪祀如何舉行，然從高屏在地人對高屏地區一般神明輪祀所知，大都以戶長進行「擲筊」的方式決定爐主，而後奉祀於爐主家中，直到下一次爐主變換。這樣的神明輪祀，重點在於以「神明金身或香火」為輪祀主體，「家戶」為輪祀單位，並以漢文化表象的「擲筊」，以及「限定期間奉祀於爐主家中」進行。所以，一在無水寮的大小公祭典以無形之靈為輪值主體，以庄頭為輪值單位，不僅與前述輪祀主體與輪祀單位不同；二在輪值為祭典（短時間）和輪祀為奉祀（長期間）有所不同；三在野外

27 李明進，〈六莊義首許廷耀的義舉〉，頁 72。

與室內祀祭空間的相異，四在大小公聯祭與村祭型態的特有。甚至，從「擲筊」的現象，配合對淡水溪岸的大小公的前述瞭解，可以解讀得出到底是先有輪值，或先有漢化的擲筊。

從以上比較，我們幾乎可眺望大小公祭典的源頭，那種更為久遠的背景，因而顯現了三種祭典來源的可能性：第一種，是因為要紀念六庄義民，所以參考當時盛行於屏東平原的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形式，從此開始輪值舉行。第二種，淡水溪岸各庄原本已有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正在輪值盛行，因為六庄義民事件發生，為了要紀念這六庄義民，改變了原祭典月份而不變月初，進而疊加了祭典意義。第三種，淡水溪岸各庄當時已有舊的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與新的六庄義民祭典，兩種祭典皆有舉行，但因大祭典太過繁多，日久而合併。

筆者在調查訪問的過程中，曾經不斷有一個疑問，淡水溪岸祭典為何會有「大小公」之分？十月初一稱為小公，淡水溪岸大多數村落都屬廟內或自家門口的小型祭典，十月初二稱為大公，無水寮和十三年前的磚仔窯還存有請水的大型祭典。現在，從東港溪南岸的 **Ma-olau** 平埔祭典，分別有聯庄公開的大型聯祭和本村的小型村祭來看，筆者終於獲得了解答：原來六庄祭典，十月初一舉行的是本村的小型村祭，而十月初二舉行的是聯庄的大型聯祭。也就是說，初二原本只有一村輪值大型聯祭，初一則各村自辦小型村祭。但是無水寮和崙仔頂因為同祖源，兩村自己才有了特殊的大小公之分。因此，為了更明白解釋，可藉由古代無水寮的立場為視角，來說明這樣的鳳山縣古禮：無水寮所謂十二年大公，是無水寮自己輪值年的聯庄大型聯祭，無水寮所謂六年小公，當年則是崙仔頂對方輪值年的聯庄大型聯祭，其他非本村輪值年的十月初一，則是自辦的小型村祭。

總之，不論淡水溪岸的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儀式，或原先存在，或後來被疊加而入，又或日久而合



圖 6-4 淡水溪岸和東港溪南岸輪值祭典區域
圖像來源：Google 地圖，筆者標示。

併。筆者認為，十二年或數年一次的大小公，給了義民爺大小公一個更寬廣的視野，淡水溪岸和東港溪南岸，兩地祭典文化正好兩相輝映。況且，東港溪南岸的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在 1930 年代被廢止，而淡水溪沿岸各庄，初創義民爺祭典時，則處於鳳山八社原住民與泉州籍身分的時代轉動之下，尤其是無水寮大小公，從未「擲筊」漢化，也從未聞間斷，祭典之輪轉，猶如美麗的神話，在疊加變形之下也堅強的適應生存，極其珍貴地流傳至今。

前述「淡水溪沿岸各庄，初創義民爺祭典時，則處於鳳山八社原住民與泉州籍身分的時代轉動之下」，何以見得？這裡應就當時的族群背景做一描述。筆者挑出和淡水溪沿岸相關的阿猴、上淡水、下淡水三社，在六庄義民事件發生的前後年代，及族群如何互動演變來做說明。在乾隆 29 年到 33 年（1764-1768），有一位鳳山知縣，名叫譚垣，留有其任內自北而南〈巡社紀事〉的詩組，其開頭四句，剛好點出了村社的位置：

阿猴社：「山行復出山，遠見溪雲起。阿猴當中權，闌闌列村市……。」

上淡水社：「淡水向南趨，乘漲多紆折。古社依上流，番社參差列……。」



圖 6-5 淡水溪沿岸三社位置，底圖為《乾隆中葉臺灣輿圖》

圖像來源：不著撰人，〈乾隆中葉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網址：<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下淡水社：「出門仍沿溪，自上而及下；溪流遠廻汀，番厝藏中野……。」²⁸

詩中可以讀到，至少在乾隆 30 幾年（1765-1774）之時，阿猴社（屏東市）在溪與山的中間位置、上淡水社（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在阿猴往南的淡水溪旁、下淡水社（屏東縣萬丹鄉香社）又再順著淡水溪而南下的地方。〈巡社紀事〉的詩中所描寫，當時三社位置與我們所理解的並無不同，這一點，在《乾隆中葉臺灣輿圖》之中也有同樣的繪製。

但是這樣的景況，就在乾隆 53 年到 55 年底（1788-1790），經過滿清軍機大臣會大兵部等部詳細清查督丈之後奏議：「因逆匪滋事，各社番隨同官兵打仗，奮勇出力，經將軍公福等會摺議奏，挑補屯丁，酌撥近山未墾埔地，以資養贍。」²⁹，而發生了改變：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淡水社屯丁一百一十一名，分給埔姜林埔地五十五甲六分。又下淡水社南坪頂埔地七十七甲六分。共埔地一百三十三甲二分，每名計一甲二分。上淡水社屯丁六十名，分給本社之南坪頂埔地七十一甲，每名計一甲一分八釐三毫三絲三忽。……阿猴社屯丁七十一名，分給本社南崁林口埔地八十三甲八分，每名計一甲一分八釐。上淡水社屯丁二十四名，分給本社南坪頂埔地二十八甲五分，每名計一甲一分七釐五毫。³⁰

也就是說在六庄義民事件發生後沒幾年，阿猴、上淡水、下淡水三社，一部分的人丁被派駐屏東縣的東方近山腳地帶屯墾。這樣的人口遷移紀錄，讓我們知道六庄義民事件發生當時，確實如同前述，淡水溪岸的平埔社群尚在，人口尚多，也還未完全漢化。當然，Ma-olau 的平埔祭典也仍在進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致使淡水溪岸紀念六庄義民的活動，在當時尚在的 Ma-olau 平埔祭典之下，或者參考其祭典形式，或者後來疊加進入，又或者從各自分別舉行的祭典，年久簡化而合一。

這樣的新發現，讓我們知道大小公祭典，不應只是狹隘地被認為是挺殖民與反殖民之爭，或粵、漳、泉間的臺灣人內鬥。但也不應該任由它逐年式微，反而應該認知它是

28 余文儀，〈卷二十六 藝文（七）／詩（四）／巡社紀事／搭樓社譚垣〉，《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21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968。

2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二 物權／第一節 業主權／第一款 業主權之沿革／第一項 田園之業主權／第一五七 奏議〉，《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403。

3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二 物權／第一節 業主權／第一款 業主權之沿革／第一項 田園之業主權／第一五七 奏議〉，頁 418。

臺灣原根性的 Ma-olau 祭典文化，進而發揚其為更積極廣闊的臺灣意象。因為這祭典，讓淡水溪岸各村，藉著大小公認識自己原生的土地，同時藉由參與，親身體會最古老的源頭。

柒、六庄義民事件的歷史背景

當我們翻閱史志，細讀莊大田事件的經過，站在六庄義民立場，總會想著林爽文、莊大田事件發生於乾隆 51 年（1786）11 月間，為何經過了十個月之後，在乾隆 52 年（1787）9 月底六庄義民方才立大清旗號、祭纛啟行，急赴郡城解危？又站在研究文史立場，也不得不生出四個大疑問，其一，六庄義民之功績為何不見於當時文件或方志，而在相隔一百零七年之後，獨見於光緒 20 年（1894）作序的《鳳山縣采訪冊》？其二，雖然《鳳山縣采訪冊》提到，乾隆 53 年（1788）各給箭付，又每逢十月初二日輒設香案，高懸乾隆帝御書「旌義」兩大字於壇上，而朝拜之，但是如今，不但各庄無法找出箭付，就連乾隆帝的御書也一樣無法找到。即便無水寮大小公拿出來的「埤仔尾六庄義民旗」，落款也在道光 24 年（1844），並無法直接證實無水寮或埤仔尾當時曾經參與六庄義民事件。其三，《鳳山縣采訪冊》記載，莊大田事平後「知縣史公為之彙案請旌」，但是，張升吉在乾隆 51 年（1786）閏七月十五日奉旨調署鳳山縣知縣，史必大則在乾隆 55 年（1790）九月初一日奉旨調補接任。當然是鳳山縣知縣張升吉為之彙案請旌才對，為何《鳳山縣采訪冊》會有這樣錯誤



圖 7-1 埤仔尾置六庄義民旗落款在道光甲辰年
圖像來源：原品收藏人謝水文提供，筆者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拍攝於置水寮公園義勇公壇。

的記載呢？³¹其四、《鳳山縣采訪冊》記載六庄義民共有三千餘人，平均每庄出能戰男丁五百餘人，當時，六庄個個有這麼繁華，人口如此眾多嗎？

六庄義民事件的起因動機，加上四個大疑問，令人不得不問，六庄義民事件記入《鳳山縣采訪冊》，到底只是神話傳說？還是真有其事？為了追究與解釋，以下主要依據乾隆高宗皇帝的奏批與其他清志，來還原乾隆 52 年（1787）當年的歷史場景，以方便先行理清事件的起因動機：

四月

初四日（辛丑），諭曰：「黃仕簡奏：『三月初十日海壇鎮總兵郝壯猷來臺灣郡城，據稱：（三月）初四日參將瑚圖里稟報自山豬毛被賊攔截、不能過溪，該總兵隨派員帶兵前往接應。』」³²

二十七日（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常青奏：『賊目莊錫舍悔罪投誠，帶領所屬二千餘人隨同官兵殺退賊匪，並飛往竹滬等處截殺莊大田等，招集泉州義民立功贖罪』；自係真心投順。著常青即賞守備職銜；其屬下人等有奮勇出力者，並酌量分別給予千把總、外委職銜，以示鼓勵而廣招徠。匪徒甘心從逆，原不過希圖偽職；今見伊夥黨投順者即有頂戴之榮，自必聞風嚮慕，悔罪輸誠。」³³

五月

初八日（甲戌），常青奏言：「近又據南淡水都司邵振綱稟稱，賊匪往來攔阻上下信息，現與參將瑚圖里極力堵禦等語……臣即親自總統官兵先往南路，自大湖、大、小岡山、小店仔、排子頭、茄藤各險要，以至相近內山之淡水溪、山豬毛、水底寮群賊佔踞之處，搜尋撲滅。再查參將瑚圖里前於進勦南路時，

31 盧德嘉，〈庚部 列傳 / 義民〉，《鳳山縣采訪冊》，頁 273。雖錄為「知縣史公為之彙案請旌」，但〈卷三 / 七六、吏部「為議覆原任閩浙總督雅等奏」移會〉（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73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頁 170）及〈卷三 / 八九、吏部「為議覆閩浙總督覺羅伍奏」移會〉（《臺案彙錄乙集》，頁 183），張升吉在乾隆 51 年（1786）閏七月十五日奉旨調署鳳山縣知縣，史必大則在乾隆 55 年九月初一日奉旨調補接任。六庄義民事發乾隆 52 年十月，又乾隆 53 年各給筭付，當然是鳳山縣知縣張升吉為之彙案請旌才對。

3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 / 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清高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186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頁 375。

3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 / 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頁 388。

經郝壯猷派往南淡水接應都司邵振綱官兵，因鳳山復陷，是以該員尚在山豬毛汛協同堵禦。」³⁴

七月

二十日（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官兵前在山豬毛被困數月既全藉廣東莊義民助糧接應，此次瑚圖里等回至大營，其廣東義民自應令其留守本莊，自為捍衛；乃竟帶同來至大營，令其隨營征勦。」³⁵

八月

初二日（丁酉），又諭曰：「……臺灣初次調撥及續調官兵已有數萬，嗣又於廣東、浙江添調綠營及駐防兵萬餘名並於福建本省派撥兵六千，現又添派四川屯練降番並於湖北、湖南等省挑備兵數萬陸續遄程前往，合計徵調各兵不下十餘萬。」³⁶

十二日奉上諭：「……至常青所奏，南路被脅從賊之人，已知賊匪伎倆難敵官軍，又見莊錫舍所帶投誠之人及山豬毛義民隨營效用，附近各莊民人俱請給腰牌，歸莊者現有千餘人等語。該將軍等即應妥為撫慰，設法招集，遵照前旨，或令入伍、或令歸農，俾聞風投出，解散賊黨，方為妥善。」³⁷

二十二日（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常青等奏『派兵接應諸羅一摺』，反復思之，常青等辦理此事，實屬毫無定見，一籌莫展。既不能捨南趨北，又不分一人將南路之賊乘勢殲除；豈在臺灣坐守終老即能了事乎！」³⁸

九月

初九日（癸酉），諭軍機大臣曰：「山豬毛粵東義民聞知賊匪滋擾，公議挑出一千三百餘人，俱各安頓家室，隨同官軍打仗殺賊，隨營報效，實屬義勇可嘉；自應優加撫獎，令其殺賊立功。所有總理此事之舉人曾中立，著常青等查明：如係文舉人，即酌量賞給文官；若係武舉人，即賞給武弁。如果人材可用，

3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十六 五月初三日至初十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2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頁294-296。

3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清高宗實錄選輯》，頁420。

3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頁432。

3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四／六、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上諭〉，《臺案彙錄庚集》，頁503。

3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頁439。

即予以實缺亦無不可。此外義民中尚有充當頭目隊長者，亦著查明量給頂戴，以示獎勵；俾伊等倍加感奮，踴躍從事，以廣招徠。」³⁹

十九日（癸未），福建汀州鎮總兵普吉保奏：「鎮臣李化龍帶兵前來鹿仔港，即留在該處駐守；臣親領官兵往西螺、斗六門一帶勦賊」。諭軍機大臣曰：「李化龍前抵鹿仔港，普吉保即帶兵往西螺、斗六門一帶攻勦，所奏較合機宜。是鹿仔港現屬安靜，無虞賊擾；現在福康安已即日前抵鹿仔港。」⁴⁰

乾隆 51 年（1786）11 月間林爽文在彰化天地會密謀起事，獲得莊大田的響應，分成南北二路。旋踵於 12 月分別攻陷彰化縣城與鳳山縣城，乾隆 52 年（1787）正月林爽文再接再連攻陷諸羅、竹塹兩縣城。期間，雖然 2 月底總兵郝壯猷帶兵收回了鳳山縣城，但是，3 月初又旋即為莊大田率領大隊又拿回鳳山縣城。其時莊大田軍力之盛，竟連滿清參將瑚圖里在屏東縣山豬毛，也被莊大田屬下部隊攔截，而不能過溪。即使直到 5 月



圖 7-2 山豬毛汛位置（即南路下淡水營都司），擷取自《乾隆中葉臺灣輿圖》

圖像來源：不著撰人，〈乾隆中葉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網址：<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3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頁 453。

4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頁 459。

初，常青將軍亦奏言：「淡水溪、山豬毛、水底寮群賊佔踞之處。」⁴¹顯見當時屏東平原，除客庄所在之外，淡水溪以東區域已受莊大田方面掌握。

3 月底莊大田與林爽文聯手，乘勝擊敵，一起南北路合攻臺南府城。當時，若不是莊大田的手下莊錫舍陣前倒戈，差點就攻下臺南城。莊錫舍降清，此時成了勝敗關鍵，一個月不到的時間，統率泉州人反清的莊錫舍，就變成了招集泉州義民立功贖罪，力挺滿清的忠心降將。可以說，這段時間，莊錫舍左右著泉州民人的心向。

就在府城差點不保之下，清廷震驚，於是在 4 月初令閩浙總督常青渡臺督辦。7 月份發出義民應留守本庄的政令，令使粵、泉義民固守本庄。又如《臺灣采訪冊》所言：「林爽文反，南路粵人蹂躪莊市尤甚。賊首莊大田、莊錫舍等，合眾力攻粵莊不得入，閩人被粵人擒殺極多。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不計其數。」⁴²其實這時，無論官方有無頒令，南路泉州民人在這樣的環境下，首防粵人，次防已經得罪的漳人，左右不得逢源又受其害，也一定要組織自己的守庄部隊。

至 8 月初，滿清陸續添調廣東、浙江、福建、湖南綠營駐防及四川屯練降番渡臺，合計徵調兵力不下十餘萬人。又 8 月中，莊錫舍所帶投誠之人及山豬毛義民隨營效用，附近各庄民人都來申請領給腰牌，以致回歸故鄉而效力於守庄者，現在已有一千餘人。這樣的記載，可以看到從 7 月發出義民應留守本庄的政令，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接受撫慰、發落回家的員額有一千餘人，南路效力於守庄的戰力增加了不少。這件事直到現在，仍可藉由調查踏訪，而真實可信的探視到「潮州寮守庄旗」。

其時兵勢，因為莊大田與林爽文南北二



圖 7-3 潮州寮守庄旗，旗面上述有：小竹下里潮州寮庄守庄義首陳媽斷

圖像來源：原品收藏人陳圖農提供，筆者於 2019 年 12 月 29 日於潮州寮陳圖農家拍攝。

4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卷十六 五月初三日至初十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295。

4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紀事（三）／閩粵分類〉，《臺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55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頁 34。

路作戰，相互呼應的戰術非常高超，讓 4 月底受封為將軍的常青不敢大意，也兵分兩路對應，致使常青徒擁重兵而待在臺南府城，是頭是尾都難以照顧。這樣兵困馬乏，延宕日久，終於在 8 月底受到乾隆帝的責備：「辦理此事，實屬毫無定見，一籌莫展。既不能捨南趨北，又不分一人將南路之賊乘勢殲除；豈在臺灣坐守終老即能了事乎！」⁴³

其時，9 月初乾隆帝之上諭：山豬毛粵東義民已經挑出一千三百餘人，隨同官軍打仗，隨營報效，準備立功。總理此事的文舉人酌量賞給文官，武舉人則賞給武弁。此外，義民頭目隊長，亦在查明之後酌量賞給頂戴，以示獎勵。同月，陝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也已抵達現今的彰化縣鹿港鎮，這是乾隆帝表現了意志，安排重臣要取代無所作為的常青將軍，準備對莊大田與林爽文部隊全力擊滅。

既然，當時的滿清文件，並沒有特別記載淡水溪沿岸泉州籍庄頭，筆者只好沿著乾隆文件的軌跡，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合理推想：

原來在淡水溪沿岸守庄，本籍泉州的村子，從乾隆 52 年（1787）3 月之前的反清，跟隨著莊錫舍翻身，而成為 4 月之後遵守官方政令，固守本庄的泉州義民，準備立功贖罪，首防粵人，次防已經得罪的漳人。

守庄期間，眼看著山豬毛粵東義民一千三百餘人，隨同官軍打仗準備立功。也眼看著總理此事的文武舉人都賞給文官或武弁。義民頭目隊長也賞給了頂戴的獎勵。又得到消息，陝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業已抵達臺灣，乾隆帝表現了意志，準備對莊大田與林爽文部隊全力擊滅。這時候，可以預見莊大田與林爽文大勢已去，淡水溪沿岸各庄，一方面因為粵人得勢，一方面因為南路泉州人曾經反叛得罪朝廷，此時恐怕並無喜悅，只有擔憂受到粵人報復，以及官方追究懲處、秋後算帳的日子來到。

時值 8 月中，南路莊大田根據地南潭（臺南市歸仁區七甲里），受到滿清官兵清剿，已有渙散之勢。但因受到乾隆帝的責備，9 月中旬，常青將軍因此急令遊擊蔡攀龍等援應諸羅，將軍恒瑞也同時接續前往，常青將軍仍然統兵搜勦南潭、鳳山一帶莊大田部眾，但是，留在臺南之兵將，「其餘將弁恐無奮勇可恃之人」。⁴⁴

這時，給了淡水溪沿岸各庄一個「立功護庄」的想像，又在各庄補充受令回家守庄

4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439。

4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三）／乾隆五十二年夏四月〉，頁 457。

的員額，戰力已有增強的情況之下。於是，在 9 月底離開固守的本庄，主動前往臺南府城，填補兵力的空缺，想為臺南府守城。冀望模仿同是鳳山縣的粵東義民，入營報效，為已得勝勢的滿清官方錦上添花。更期待事後，能得滿清官方彙案上報，至少能避免粵人報復或官方追究懲處，以保全淡水溪沿岸各庄不受清庄、親人不受荼毒。

但站在滿清官方看待事情的角度，尤其是對於南路泉州民人，猶留有曾經效忠於莊大田的重大戒心，乾隆帝在事平後，諭軍機大臣等：「逆匪滋事亦由漳、泉民人不和……此次從賊者漳州民人雖多，但其中泉州民人亦非盡屬義民，亦有隨賊黨抗拒官兵者。」⁴⁵可以想像滿清朝廷立場，尤其對於南路泉州民人，有的曾經跟隨莊錫舍反清，如何分辨？如何認定為義民？仍存有重大的考慮。因此，地方官員造冊申報，不免揣摩上意，狐疑懼怕、畏首畏尾、多所顧忌。乃至於，在事平之後數十年間，粵人得寵之勢未變，書寫方志的文字，仍然需要謹慎斟酌。也因此，相隔一百零七年之後的《鳳山縣采訪冊》，在事過境遷的情境之下，才採用了六庄遺下的傳說。不僅因此成為，唯一追記淡水溪岸六庄義民的文本，也有失考證的，傳說照錄，更把張公誤記成了史公。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SIUNG MUSEUM OF HISTORY

捌、結語

現在我們還能聽到淡水溪岸的一則傳說：「在滿清時代，每到義民爺祭，鳳山縣縣官也不得不出席主祭，我們的祖先往往在壇下，令縣官焚香下跪，折磨到官員非常生氣。」也許，這是淡水溪六庄表明自己原本不同於官方的立場。又也許，也含有認為官方造冊寫志有所不公的心態表示。

發生於乾隆 52 年（1787）10 月初，磚仔窯淡水溪邊的六庄義民事件，獨見於光緒 20 年（1894）作序的《鳳山縣采訪冊》，不僅說明著《鳳山縣采訪冊》所採用的是相隔一百零七年後的六庄傳說，也隱藏了一段南路泉州民人與漳人、粵人之間，在那種時代的生存競爭。從深入解剖傳說之後，可以瞭解當時淡水溪東西兩岸普遍的想法，至少知道六庄民人的起心動念，反清的立場和全部大樹人並無二致，這當然也包含了

4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選輯（四）／乾隆五十三年春三月〉，《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606。

無水寮人。

又無水寮人也傳說著：「乾隆 53 年（1788）旌旗首領，後來此『乾隆旗』被鳳山縣縣官騙走，經過無水寮民人力爭，後來才復於道光甲辰（24）年（1844）重新由縣官新授，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道光旗』。」倘若，我們再證諸於道光 12 年冬，粵人李受假藉義民名目，災殺七十二閩莊的大事件之後情況。無水寮此則傳說，更表明官方在對李受「署府飭諭而不遵，主事貽書而不聽。」官方權威受到輕蔑之下，於是從此對粵人產生戒心。直到道光中後期之後，官方的態度才漸次有了藉閩民平衡粵人勢力的轉變，謹慎地認同淡水溪義民祭。因此，才有了道光旗落款道光甲辰年，是為「縣官新授」的傳說密碼，等待後人解讀。

在參究無水寮與崙仔頂的相關傳說中，無論是湊人丁，或同祖源說法，最後都指涉無水寮與崙仔頂同為一群人的關係。尤其「阿猴林的崙仔頂」，說出了這群人對大樹區古代地理的認識，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但是，在經由無水寮張家，族老說出十二代祖的身世，以及有荷蘭人血緣的家族源由後，時空與人群，頓然有了連結。不禁令人在心中，繪下一幅古老時代阿猴林與淡水社往來、移居的平埔地圖。也因此知道，所謂的「溜府逝」，阿猴林與淡水社間的道路歷史，至少要上溯到無水寮與崙仔頂開基的年代。

在「失散的六庄」之中，鹽洲與鹽埔仔的遷庄關係，令人得以瞭解，同治年代之前淡水溪溪岸腹地之大，可以容納好幾個庄頭。北邊從林仔內的遷移眺望，向南到崙仔頂、新園、鹽埔仔的遷村，都說明著這樣的事實。雖然說，鹽洲與鹽埔仔的遷庄關係，期望有更多研究者再繼續深入追查。但是，因為鹽埔仔地名、遷移口傳，還有與潮洲寮信仰多重相合的關係，令人不得不偏向相信鹽埔仔就是六庄中的鹽洲。

據聞義民祭祭典進行之時，溪邊請水之水瞬間變紅，也會響起義勇英靈趕赴到此的馬蹄聲，無水寮人編織出活靈活現的神話，代代流傳。但是，筆者在寫論、採訪中，也感受到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理事長、總幹事和無水寮里里長，為了要在今年完成里誌《無水寮史地文化誌》，俱皆無私地追求歷史真相，一再引介訪問人，並且毫不限制筆者如何論述的重託。所以，去除這些頌揚與悼念的神話包，更加深入地，如果再從祭典來溯源，淡水溪岸和東港溪南岸兩區域祭典，兩相比較，聯庄與輪值、公開的大型聯祭和本村內的小型村祭，呈現出驚人的巧合。回到阿猴林的崙仔頂與無水寮張家十二代祖身世，再加上，淡水溪岸六庄當時的時代背景，又顯見鳳山八社在屏東平原，正當繁華



的樣貌。這樣古老的時代背景，使得淡水溪岸的大小公，或原有，或疊加，或合併使用了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而具有當時盛行的聯祭與村祭。到了現在，尤以無水寮保存的最為完整，這也難怪，淡水溪岸村落提起這公開與公眾普民參與的義民祭，更習慣稱呼祭典為「大小公」。

這祭典進行兩百數十年，尤其用字用語上，大樹地區保存得最好，不僅傳統上使用「公」字，無水寮人在祭典輪值年，也慣稱「著大公」、「著小公」。不只指明了露天野祭與因輪值而向外盛大舉辦祭典的公開、公眾與公有性，其更為符合《鳳山縣采訪冊》「以為義民普渡」的民間普祭紀錄。這樣的祭典，當然和六堆忠義亭廟堂之內舉辦，並且只能有士紳階級代表參與的義民祭，顯然極端不同。何況，從臺語的面向，以「著（tiòh）」查詢，有「著公」一條，意思即為：輪 tiòh 管理〔公業〕ê 年。⁴⁶也就是說：著，有輪到的意思。公，則有公業祭祖之意。所以大小公之民間傳統稱呼，語意上不僅含有祭祀為眾人所公有，也可如前一樣，深遠地與鳳山八社的聯庄祭祖連結，實具有這塊土地的歷史意義。

從上述淡水溪岸民人反殖民的初心，再看到大小公祭典型態源自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在兩百數十年時間的轉折之下，只留下傳說和外層的包裝。只是這傳說和包裝之內，富有成分極重的臺灣意象、文化與歷史。如果能藉由淡水溪岸大小公，使淡水溪岸民人瞭解自身最古老的源頭，祭典，才能從只是挺清不挺清的議論，以及日漸式微的情況下走出來。因此，筆者認為現今猶在的無水寮大小公，應該發展它更新、更積極的意義和價值，喚回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地方祭典之熱誠：

- 一、在歷史實情上，脫離義民挺殖民政府、同為臺灣人而攻伐殺戮的僵化意義，更替以守土地、愛親人、護庄民的歷史角度，用更開放的態度包容泉漳，重塑所祭祀神靈之形象。並期待，藉此加以傳述，為現今、更為後代子孫，進行臺灣歷史之教育。
- 二、在文化層面上，更強化無水寮大小公承襲鳳山八社獨有的聯庄輪值祭典儀式，不僅儘可能回復早期的祭典樣貌，未來進一步或可回溯祭典根源，與屏東山腳的 Ma-olau 祭典相互探討交流。

46 資料引用自：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閩客語典藏」計畫《台語辭典（台日大辭典台語譯本）查詢 2019》。資料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18 日。網址：<https://taigi.fhl.net/dict/search.php>，第二頁編號 62835。

三、在學術研究上，因為東港溪南岸的 Ma-olau 平埔聯庄祭典早在昭和 5 年（1930）已然廢止，無水寮大小公則兩百數十年來從不間斷地舉行，使之成為唯一僅存保有 Ma-olau 平埔聯庄輪值的祭典。雖然因時代演進，無水寮祭典儀式如今也已經式微變形。但是，學術界應趁耆老，尤其是無水寮耆老尚在且還有記憶之時，儘早進行採訪，為早期祭典儀式以及祭典進行之盛況留下紀錄，以備供更細節或更廣泛的學術研究。為了上述的期待，筆者寫了一首詩，作為本文結尾，題為〈從淡水溪看無水寮前生今世〉：

向史探究的腳步，驚飛淡水溪兩岸鴨鷺
細數洲嶼浮沉，古今赤血熱情都付波湧洗淨
更不用說遠近相疊的軟沙，掩埋多厚的故事情節
大小公野祭，面對一條淡水溪在土地翻滾的愁腸
遙想六庄，六庄何在？
拜訪遠古部落，阿猴林崙仔頂又藏入山霧中
遍尋不著歷史實情，讓一條古道渡溪越嶺而來
在神話與傳說之間，連起長長的哭泣

無奈常嘆，淡水溪沉溪街影，駐防鬼兵魅將
誰聽溪底冤聲啾啾？
往事令人驚恐，又誰說真？
只有竹排野渡，只有火車跨橋
在高屏之間悠悠來回，串起無水寮的前生今世



參考書目／

一、史料

- 王瑛曾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3），《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江樹生譯註（2000-2011），《熱蘭遮城日誌》（1-4）。臺南：臺南市政府。
- 余文儀（1993），《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21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文達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3），《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3），《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3），《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平臺紀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 16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55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案彙錄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73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清高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186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臺案彙錄庚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00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盧德嘉（1993），《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二、專書

- 李王癸（1997），〈第五篇 平埔族西拉雅語／第五節 西拉雅各地方言詞彙比較表〉，《高雄縣南島語言》，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 7。高雄：高雄縣政府。
- 李明進（1997），〈六莊義首許廷耀的義舉〉，《萬丹鄉采風錄》。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 李國銘（2004），〈屏東平原東港溪南岸山腳下的 Ma-olau 祭典 Ma-olau 祭典記錄一百年〉，《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
- 烏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1996），《探險台灣：烏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
- 張世明撰文（2005），《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羅景川（2005），〈大樹鄉傳奇——無水寮庄做大小公祭祀義民爺的由來〉，《我的家鄉大樹鄉》。臺北：山林書局。

三、網路資源

- Google 地圖，網址：<https://www.google.com.tw/maps>。
-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日治時期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閩客語典藏」計畫《台語辭典（台日大辭典台語譯本）查詢 2019》。資料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18 日。網址：<https://taigi.fhl.net/dict/search.php>，第二頁編號 62835。
-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臺灣地裏圖〉，《開放博物館》。資料索引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網址：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765c166706d0735a750c35472c7045d6。
- 不著撰人，〈乾隆中葉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資料索引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網址：<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四、碑文

- 十二犂頭鏢碑。原碑位在屏東縣新園鄉仙鯉路十二犂頭鏢福德祠下方。
- 慈濟宮沿革碑。原碑位在屏東縣萬丹鄉慈濟路磚仔寮寮福德慈濟宮正門牌樓下方。